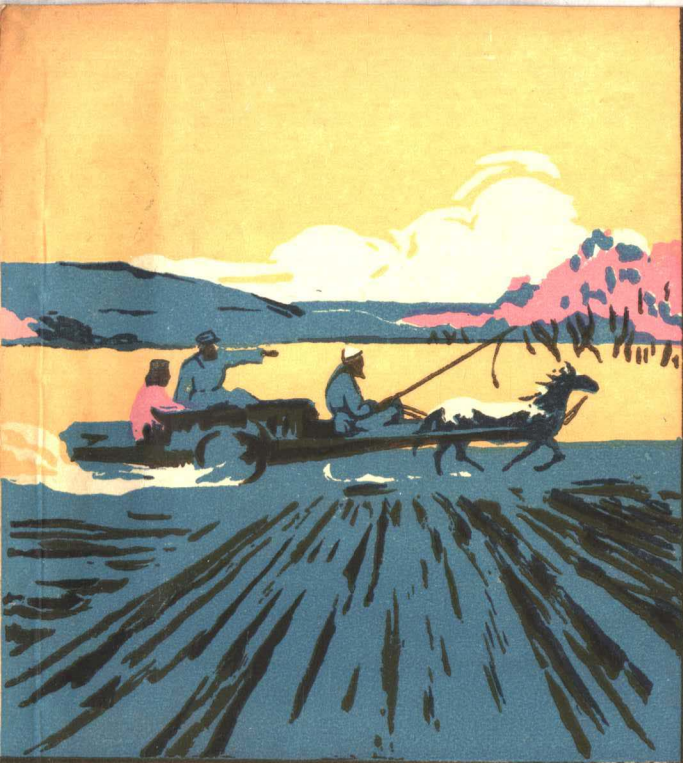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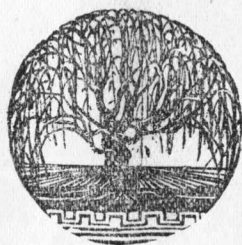
張文榮 著

石聾子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石 叢 子

張文榮 著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內 容 簡 介

“石蠶子”本名叫石轉忱，原是人民解放軍海軍某部的一個副連級幹部；1952年轉業回鄉，現在黑龍江省依安縣太東鄉永進農業生產合作社，擔任黨支部書記工作。

本書是寫他耳朵聾了以後，回到家鄉全心全意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故事。

石 蠶 子

張文榮 著 張 晃 插圖

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（天津市鄭州道六號）天津市書刊出版業營業登記證津出字第008號

天津市第一印刷廠印刷 天津市新華書店發行

開本787×1092 1/32 印張1 5/16 字數21,000

一九五八年九月第一版 一九五八年九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—2,610

奔 赴 前 綫

1951年夏天，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某部，掀起了海上練兵的热潮。当时，石輔忱是副連級干部，在一个供給股里当供給員。股里沒股長，就是他帶領五六个人工作。因为上級号召大家都要積極参加海上練兵，他們每天忙过屋里工作，就到海上去泡。一天天，游泳的本事大了；可是石輔忱不小心，把耳朵鬧坏了，出膿出血。上級把他送到海軍医院，用組織疗法、电疗等各种方法医治，可惜都沒有見效。

耳朵聾了，干啥事特別慫扭。护士每天教他看口形說話，一天兩天，过了个把月，干啥事，看着口形，又比划又表情，才馬馬虎虎能維持了。

一天夜晚，来了敌人的飞机。架在城四外的高射炮打得“当当”响，他却連半点声音都沒有听到。自己很惱火，心想：完了，連敌人飞机的声音都听不到，还算个什么兵呵！

石輔忱觉得自己不能在部队工作了，就写了份报告，請求师首長給他个新崗位。师首長找到他，用笔写，用手勢跟他談話，劝他別着急，有病慢慢养，一年不好，兩年；兩年不好，三年……

“不行呵，首長！”石輔忱說，“我殘廢了，有養我的軍費，可以多培養幾個好水兵。黨教育我這么多年，不能白吃飯不干活。我還能做別的事情。”

“你能去干什么呢？”

“回家，歸老本行，下莊稼地。”

“那能行嗎？你的耳朵……”

“能行！我耳朵聾了，眼可不瞎，兩只手兩條腿都棒棒的，能幹一氣！您比我懂得更清楚，我們打過仗，要建設，建設！我……”石輔忱恨不得一口氣把心裏話全倒出來，但又倒不出，急得眼淚圍着眼珠轉。

師首長瞅着坐在自己面前的老部下，心裏是那麼疼愛。首長舍不得這樣的好幹部離開自己，特別是他的病還沒有治好，落了殘疾，總覺着很對不住他。可是，又有什么辦法呢！前面，生活的路子還那麼長，那麼寬，每個人都應當憑着自己的兩只手，憑着自己一顆滾熱的心，英勇戰鬥。師首長說：

“好吧，你有決心去建設新農村，我們特別高興。過些天看，有機會我們一定送你去。”

第二年春天，石輔忱的請求被批准了。

臨走的時候，火車站上鑼鼓喧天，特別熱鬧。有一條大標語上寫着：歡送人民功臣去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。

几百個復員軍人，都穿了草綠色的新軍裝，佩戴上各式各樣的獎章，說說笑笑地在月台上走來走去。師首長在人群裏，跟每一個人握手，不斷重復着一句話：祝你們一路平安，向親人們問好。

等師首長走到石輔忱跟前，兩個人都有點發楞，好像不敢相信馬上就要分別了似的。首長把他拉到一旁，一面比划一面說道：

“你要走了！”

石輔忱點點頭，眨巴眨巴眼，睫毛有點濕潤。

“首長，說實在的，以前我那麼堅決要走，眼下倒有點動搖了。我想，應當跟戰友們在一起，哪怕是看守倉庫的鎖頭呢，這裡到底也算我的家呀！”

師首長好半天沒吱聲。兩個人你瞅瞅我，我看看你，一起瞧瞧黑色的火車，熱鬧的人群。末了，首長在地下拾起一根樹枝，一面寫字一面比划着說道：

“可不是麼，對我們這些人說，都有兩個家：一個是生育我們的地方，故鄉！一個是教養我們的地方，軍隊，革命的軍隊！同志，你還怎麼想呢？去吧，勇敢地去吧！不要以為這是從戰場上撤退；你是到農業前綫去，你要拿出沖鋒陷陣的勁頭，為建設社會主義的新農村，立下新的功勛。”

這時候，火車的汽笛高叫了一聲。

“首長，我記住您的話了，堅決到前綫去！”石輔忱向師首長敬了禮，幾大步跳到車上，找到自己的座位，把上半截身子從窗口伸出來。“再見，首長！再見，同志們！再見……”

一長列火車，喘着大氣，吐着白煙，緩緩地離開了火車站。

很多人都走了，師首長還靜靜地停在月台上，目送着向前飛跑的火車。

石輔忱坐在草廂里，兩眼透過車窗盯着田野。有多少往事呵，一下子都涌到腦袋里來。他很快就要看到了：故鄉的黑里透油的土地，賢惠的妻子，剛剛十歲的女兒，還有一個沒見過面的兒子……

見面禮物

從依安縣城到三馬架屯，順大道走，有四十里路。趕上了連雨天，泥水滿地，路不好走，人們只好繞個彎兒，沿鐵路綫走石頭台子。

這天，石輔忱他們幾個復員軍人下了火車，縣長請他們吃過晚飯，要留他們在縣城住幾天，看看電影，玩玩。石輔忱謝了縣長，說：

“不行呵，心里鬧得慌，住不下。”

縣長說：“那就住一宿，明天停了雨，叫屯里來車接你們。”

“那更使不得，牲口忙着。”

石輔忱背起背包，拄根棍子，一個人摸了一夜，直到天快亮的時候，才到了三馬架屯的地頭上。

天還在下雨，密密的雨點敲打着黑油油的土地。石輔忱停住腳，站在村前一塊墳地邊，長長地喘了幾口氣。眼前這一切是多麼熟悉、多麼親熱呀！那一座座毛草馬架，一堆堆金色谷垛，一片片榆樹林……再細看看，好像自己家的房頂正慢悠悠地冒着炊煙。

“到家了！”



“眼前这一切是多么熟悉，多么亲热呀！”

他迈开最大的步子，走到家門口，用力拉开房門。他的妻子正蹲在灶坑边燒火呢。立时，兩個人的四只眼睛对到一起，你瞅我，我看你，干动嘴唇吐不出声音。最后，还是石輔忱冲破了这悶局，問：“做早飯？”这下，他妻子才醒过来，“快进屋吧，看澆成啥样子了！”說着，忙帮他解下背包，脫下上衣，又把他讓到炕上，“快在炕头上暖和暖和吧！”妻子是那么殷勤，鬧得他只顧傻笑，一句話也說不出来。

他妻子是个百里挑一的好手。乡里平輩人，都叫她“老石二嫂”。她一过門，就跟石輔忱熬苦日子。大女兒四岁上，石輔忱參軍了，一直到今天，都是她在家頂着門戶。現在，大女兒小鳳已經十岁，兒子六柱也五六岁了。一个人的日子是那么好过嗎？現在可該跟丈夫訴訴苦了。可是，她也和很多乡下妇女一样，丈夫不在家，白天夜里想，好像有一千句話要說，有一百樁事情要办；丈夫到了眼前，倒一句話也說不出来了。她拉起还在睡着的兒子。

“起来，六柱兒，看，爹回来了，爹回来了！”

六柱兒用小手揉揉眼角，直瞅着石輔忱，不言語。石輔忱一把將他抱了过去，左端詳，右品評。“嗯，我的乖兒子，我的乖兒子！”說着，就一口一口地亲起来。

屯里人听說石輔忱回来了，都跑来看望他。姜村長和党支部刘支書也来了。刘支書見他澆成那样子，心疼地說：

“怎么不捎个信呢，早知道，派輛車去接你就好了。”

石輔忱只是笑，不說話。姜村長插嘴說：

“老石，你在部队里是干部，轉業回来一定有工作，在家

住几天就該进城到职了吧？”

石輔忱还是笑，不說話。姜村長有点納悶。以前，石輔忱是个好說好笑的人，眼下怎么搞的，莫非是升了官不認識老乡了？姜村長坐不下冷板凳，就跟刘支書使了个眼色，要走开。刘支書用眼神止住了他。石輔忱看出姜村長的意思，忙挽留：

“坐一会儿，坐一会儿，咱們多年不見，好好嘮嘮心里話。”

姜村長早站起身来，說：“晚上見，过晌要开会，搞夏鋤的事。”

石輔忱看着他的口形，又見他把兩手一張，估計是有什么工作要去开会，就說：

“开会的时候，我也参加可以嗎？”

姜村長推辞說：“不忙，你还是先好好歇歇，眼下屯里乱得很，餓不死人就謝天謝地。”

石輔忱沒有完全分辨清对方的話，只好轉过头对刘支書多說几句：

“支書同志、村長同志，我回来就是为了参加生产，不走了。下午我就开始干。不过，得請你們費点心，說話时比划比划，能动笔的就写个字，我的耳朵……”

他笑呵呵的用兩手拉拉耳垂兒，做出挺輕松的样子。可是，在他身旁的人，都呆住了。

“嘿，同志們別担心，我耳朵聾了，眼可沒瞎，腿脚都棒棒的。干吧，看我还像不像庄稼人！”他順手从兜里掏出党员介紹信，交給刘支書說：“老刘，从現在起，我就听你和村長

的指揮。”

刘支書把石聾子兩手拉起，用力握了又握，連聲說：

“好，好，輔忱同志！我們非常歡迎你回來。”

过半晌，屯里开大会。青壯年，老头子，小媳妇，老太婆，几十口人，挤到一間大馬架子里。姜村長和刘支書講过話，人們都不言語，只听巴答巴答地啃烟袋嘴兒。一縷縷青烟往上爬，弄得滿屋子像蒙了一層霧。有些不吸烟的年輕媳妇，被烟呛得直咳嗽。

足足悶了一袋烟工夫，有个老头說：

“村長的話不錯，支書說的更在理，夏鋤不能不干，可是家里揭不开鍋，还能空肚子下地？”

这老人提个头，很多人也跟着七嘴八舌，說人是鉄飯是鋼，村干部得給出主意，不能餓死人。

石輔忱坐在一旁，用心琢磨着人們的發言。刘支書走到他跟前，用右手往左手心写了兩個字：無米。然后，做个手勢，請他講講話。石輔忱点点头，从炕上蹦到地下，拍打拍打屁股上的塵土。

“同志們，叔叔大爷兄弟姐妹們，我今天剛到家就参加会，是跟大家行見面礼，向大家道謝。我出去五六年，你們帮助我家代耕土地，照顧我家的生活，我从心里感謝。”

他停住話，向各位老年人作揖表达謝意，鬧得全屋人大笑起来。

“今天，我复員回來，又是个庄稼人了。請你們原諒，从今天起，給我家代耕的事情，馬上停止，我自己来干。”

有人摆摆手插嘴說：“算了吧，別說大話了，你聾成那个样兒，又是剛回来，手生了，还是讓我們帮干一年再說吧。”

“不要紧，乡亲们！以前我石老二地里活怎么样，不是个孬种吧？今天，我又在解放軍里学了几年本事，就是丢了耳朵，也听得出人們唱的什么調兒。”

有摸底細的人翘翘大拇指說：“那不含糊，当年老二是咱屯里数一数二的能手。”

石輔忱又說：“咱們去年减产了，有不少戶缺粮吃，这是实在的。我一进家，老婆就对我說：‘你在外面油水抹肥了，第一天到家就叫你啃土豆面子，心里真不舒坦。’这有啥呢，苦是人吃的，吃不下苦还算啥解放軍！不过，話得說明白，我們今天的日子要比起伪滿时期，已經是天上地下了。就算眼前缺点粮吧，这也沒啥不得了的。我們的国家这么大，人口这么多，志願軍在朝鮮打美国鬼子，要吃粮；工人在工厂生产，要吃粮；解放軍看守大門，也要吃粮；全中国六亿人口，都要吃粮。我們要搞工業化嘛，要国强民富不挨打嘛！这就得艰苦朴素再奋斗它十年二十年的，这是咱們全国人民的光荣！”說到这里，他观察一下人們的臉色，是不是有人要責备自己：看，一見面就給上开政治課了。他赶忙收尾，“眼下，咱們大家要多想办法，我这里有个小建議想提出来，不知乡亲们願不願意接受？”

“啥建議，你說吧。”

“我复員的时候，上級發給了一千二百斤高粱米。我願意把它拿出来，每个缺粮戶分一点，对对付付过了夏鋤就好办

了。”

这是个大好消息。可是人們細一想，又不敢馬上表示态度。他們想：現在借好借，秋后怎样还呢？要是像有些人那样，春借三升秋还半斗，可不能干。刘支書把有的人有这点顧慮，比比划划地告訴了石輔忱。他嘆嗤笑了。

“我的好乡亲们哪，你們怎么搞的呀！我是个复員兵，是个共产党员，不是地主呵！咱們一言为定：借我的粮，按国家牌价，到秋后，有錢給錢，沒錢給粮；沒粮沒錢，就啥也不要給。只要我石聾子家的烟囱冒烟，就讓你們的鍋里有飯。”

人們一听这番肺腑之言，心里都像开了扇天窗。

有的說：“老二真行，沒白当一回解放軍！”

有的說：“我們屯子出去的人嘛，明智达理的人还能忘了根本！”

有的說：“嗨，你瞧他，自己管自己叫石聾子，一点都不伤心，真是……”

从此，大家就不叫他的本名石輔忱，人前人后，都叫他“石聾子”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屯里給套了一輛車，他就帶着老石二嫂，到城里去拉高粱米。一路上，虽然天还下着雨，但兩口子还是說說笑笑的。石聾子一会講故事，一会又唱歌，那高兴勁兒，好像心都要跳出來。

“鳳她媽，今天进城，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，我兜里还有錢。”

老石二嫂晃晃头說：“我有啥要求，就是跟你一起走走，



“……你忘了，咱入洞房那时节……”

看看，就行了。”

“呵，还是那么一股劲！好吧，我给你办：第一、我要买两把镰刀、两把锄头，咱俩一起下地，并肩膀比比看；第二、我在家看了看，那付水桶，还是我在家买的，坏的补了又补，得另买一付，我好挑水，免得浇脏我的漂亮军裤；第三、咱俩去补吃一顿饺子。”

二嫂伸出中指摇了摇头，意思是不同意他的第三点意见。她说：“把吃饺子钱给孩子买两支铅笔，买两个笔记本吧。”

“哎，这算第四。饺子还是要吃。你忘了，咱们入洞房那时节，照规矩是要吃饺子的，可是咱们穷，吃不起。如今……嘿，吃饺子也是咱们北大荒的传统，对不对？”

石骀子见二嫂脸有点红，就故意转过脸问赶车的。赶车的笑了。

“你笑啥，这是真情实话。今个儿，也请你一块吃顿饺子，做个见面礼。”

“那可不行，我算个老几。”

“你就算个娘家人吧！”

赶车的叫石骀子开了句玩笑，真是气不得笑不得；想回一句，又没那分儿巧嘴，只好跟着他们两口子呵呵呵笑。

穷 户 搭 组

三马架屯多是岗地，这年虽说雨水太点儿，秋后粮食进仓，也算收了个八成年景。冬闲的时候，村里进行了整党。

这时，刘書記被区里調走了。党员們选石聾子做全联合村（三馬架是属于这个村的一个自然屯）的党支部書記。从此，石聾子的担子更重了。每天每时，他都要为全村二百多戶人家，千数口老乡費腦筋、謀幸福。

第二年开春，三馬架屯醞釀組織常年互助組的时候，石聾子因为当了劳动模范，正在省城参加大会。家里这个屯，由党员刘振德領着，組織常年組。刘振德这个人，办啥事怕犯主观病，常爱听听大家的意見。这本是个好作风。可是，有时候，因为自己水平不高，常常，一件事攤开来，他听公說一套理，婆說理一套，末了，分辨不清，就沒主張了。

就說这次組織互助組吧。本来，党的政策是依靠貧农，巩固地团结中农，限制和逐步消灭富农經濟。他一搞，偏偏有些人強調自願，就出了毛病。全屯十八戶人家，有十二戶人强馬壯的，都堆到一个組去。剩下六戶人家，老的老，聾的聾，癩的癩，要人力，人力不足，要畜力，牲口不够，把这“老、弱、聾、癩”弄到一起，还能搞什么生产！

这位领导建組的刘振德，也是剩下的六戶之一。他虽不很老，可滿身是病，常年干不了重活。眼見人家成心把他們抛开，就說：

“不行呵，以前插秧換工，还穷富相帮过呢！如今这样一分，我們这六戶不得喝西北風嗎？”

那十二家“大戶”的头行人是姜村長的哥哥，他見刘振德講不出啥大道理，就干脆說：

“这叫南方人吃高粱米，沒法子，克服点吧！咱們是自願

兩利，誰也沒有義務养活誰。”

刘振德說不过人家，只好就这样定了下来。

沒多久，石聾子从省城回来了。刘振德把組織常年組的情况一彙报，他气得拍了下大腿，心里想：“糟了，他們这是成心欺負貧困戶！”可是，他並沒有表示出来，等仔細听过彙报，才对刘振德說：

“既然定下了，就这样干吧。別看咱們这六戶勞、弱、不怕的，大家一条心，黃土变成金。万一实在不行，还有党，有政府，咱們一定能实现党的号召：把富根栽上！”

这天晚上，石輔忱临时召开了全村的党支部大会，總結了三馬架屯成立常年互助組的教訓，要求別的自然屯注意防止偏差。刘振德也在会上做了檢討。石聾子說：

“这不能怪你，咱們都沒有經驗。經一事長一智，只要咱們能記住教訓就行。”

第二天一清早，姜村長哥哥領的那組，派了个中农来向石聾子打探風声。那人裝出一付善相，先傳達了姜村長哥哥的意思：希望石聾子也去參加他們的組。据說，他們有人力、畜力，再加上石聾子的腦力，三合一，保險秋后丰衣足食。石聾子一听就猜出他們玩的圈套，是叫他上鉤，走自私自利的資本主义死路，心里又好气又好笑。他故意說：

“恐怕不行吧，我沒有馬，人又聾，參加进去，你們要吃大亏的。”

“不会。你沒有馬，我們帮你解决。村長說，你的腦子灵，我們十个也頂不住你一个。”他用手做出各样手勢，越說越